

属羌钟与清华简《系年》合证^{*}

陈民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

关键词: 属羌钟, 清华简, 《系年》, 齐长城

摘要: 清华简《系年》的内容多可与属羌钟铭文参证发明。《系年》可以澄清属羌钟铭文的一些疑语, 如“佳廿又再祀”的理解, 再如“𣦵”、“𣦵”等字的释读。《系年》与属羌钟均记载了公元前404年三晋伐齐之战, 结合相关文献, 得以进一步还原该事件的始末。属羌钟与《系年》均涉及齐长城, 由《系年》引发的是否存在济水沿线的齐长城的问题, 尚难论定。

KEY WORDS: Biaoqiang bells, Bamboo slips collect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Xinian', The Great Wall of the Qi State

ABSTRACT: The 'Xinian' chapter in the bamboo slips collect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can clarify unclear inscriptions of Biaoqiang Bells that were previously unclear, for instance the 'wei nian you zai si' (佳廿又再祀, 'xiān' (𣦵, 'xi' (𣦵), etc. 'Xinian' also reveals the details about the battle between three-Jin and Qi States in 404 BC, which was also recorded in the inscriptions of Biaoqiang bells. Although the Great Wall of the Qi State was mentioned in both 'Xinian' and the inscription of the Biaoqiang bells,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geographic location of certain sections still needs further study.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二辑的内容为一篇完整的先秦史书, 整理者拟题作“系年”, 记载了周初至战国诸多史事, 其中一些记述可与著名的属羌钟相参证。本文试结合属羌钟铭文与清华简《系年》, 就钟铭的释读、三晋伐齐史事、齐长城等问题略作考论, 尚祈方家教正。

一、《系年》与属羌钟铭文的释读

属羌钟(《集成》157~170)于1928年至1931年间在洛阳金村古墓(V II号)出土, 现藏日本泉屋博古馆及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博物馆。这套编钟凡14件, 其中9件有铭文“属氏之钟(钟)”, 另5件的铭文结合诸家看法逐录于下:

佳(唯)廿又再祀 属羌乍(作)戮(介),
 𣦵(厥)辟韩宗𣦵(献一虔)逵(帅), 征秦, 迨
 齐, 入𣦵(长)城, 先会于平陞(阴), 武𣦵寺
 力, 𣦵(袭)𣦵(夺)楚京。赏于韩宗, 命于晋

公, 御(昭)于天子, 用明则之于铭, 武文咸刺
 (烈), 永棗(世)母(毋)忘。

关于属羌钟的铭文, 孙稚维所撰《属羌钟铭文汇释》^[1]对其早年的研究作了较好的总结, 本文所引前贤观点俱参见该文。

“佳廿又再祀”。所指的具体年代, 学者多有异说。刘节、唐兰、徐中舒、高本汉、董作宾、杨树达等认为此次战役为周灵王二十二年(前550年)的齐晋之战, 吴其昌则认为是灵王二十三年。郭沫若认为在周安王二十二年(前380年)。日本学者白川静认为在晋烈公二十三年(前398年)。温廷敬主张在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4年), 唐兰后亦改持此说, 并作了进一步论证, 澄清了温氏在年代论述方面的疏误。前404年之说经温廷敬、唐兰的考证, 已经成为定说, 其他说法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硬伤。钟铭所叙事件, 在《系年》第二十二章中有明确记载。该章开篇云

* 本文系2013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汉字演变与文化变迁”(批准号: 2013BL500)的阶段性成果。

“楚声桓王即位,元年”,按通常理解,相当于公元前407年。董珊指出,其下先叙述晋烈公会诸侯、齐与越成,再叙述晋三家伐齐,距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尚有三年之差,这是后面两件事都没以年代系之,而不是说楚声王元年连续发生了这三件事^[2]。这一意见值得重视,此类情形在《系年》中并不鲜见,如第七章所记史事跨了两年,但简文只给出“晋文公立四年”一个时间座标。《系年》整理者实际上也认同第二十二章所叙三晋伐齐与钟铭所载是同一事件。另清华大学出土文献读书会认为楚声王元年应该往后推四年,为公元前404年^[3],李锐也有相同的看法^[4],通过调整楚声王在位年数的确可以弥合一些固有矛盾,有待进一步研究。

“属羌乍𠄎”的“𠄎”字,字形残泐,刘节释作“戎”,温廷敬认为“作戎”即兴师,郭沫若认同释作“戎”,但读作乐器“镛”,杨树达则读作“佐戎”(按读“乍”为“佐”容庚已有说)。此外,唐兰释作“伐”,徐中舒释作“𠄎”,朱德熙释作“𠄎”,读作“代”。诸说之中,释作“戎”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董珊隶作“𠄎”,据《泉屋博古——中国古青铜器编》的照片指出该字左侧应从“丰”,进而据李家浩的提示读作“介”,即副介^[5]。兹暂从董先生说。丰、介系通用声素^[6],如契与介、丰与芥等均有相通之例,若该字果从丰声,则确可读作“介”。如此,后文的“帅”也便有了很好的着落,属羌身为副帅,其主君韩宗虔则为主帅。

再看“𠄎”字。该字过去多隶作“𠄎”,刘节认为是编钟的原始义,唐兰读作乐器名“击”,温廷敬读作“彻”,属下读,赵平安读作“辄”^[7],亦属下读。郭沫若、徐中舒、陈梦家、杨树达等先生则认为人名。郭沫若认为是韩文侯,陈梦家指出该字系“𠄎”字之省,读作“虔”,即景侯韩虔。白川静虽认同读作“𠄎”,但解作“𠄎器”。朱德熙从字形、字音、史实三个方面力证陈梦家的看法,其说可信。按韩宗𠄎即韩景侯虔,就在《系年》第二十二章,出现了“韩虔”的名号,可得进一步证明。《史记·韩世家·索隐》谓“《纪年》及《系(世)本》皆作‘景子’,名虔”。“虔”实际上是“虔”字之讹,过去学者对明凌稚隆本、清殿本改作“虔”尚有疑虑,今可得《系年》的进一步证实。

“武倭寺力”一语歧说迭出,总体而言,大致有两种思路:其一认为形容武功,如刘节认为表示孔武有力,读“寺”为“恃”,唐兰谓其义同《诗·大雅·烝民》的“威仪是力”,吴闿生谓“倭”、“𠄎”同字,“寺”即“峙”,于省吾读作“武𠄎恃力”,言恃其勇武之力,李家浩认为铭文中“元武孔𠄎”之“𠄎”、“超余允至”之“至”均读作“𠄎”,“武倭寺力”读作“武𠄎时力”^[8];其二以郭沫若为代表,即将“寺”与地名“郟”相联系,并认为“武”为武卒,读“倭”为“擣”,后改读作“掙”。此外,吴其昌认为“武倭”是人名,读作“武倭之力”。第一种思路自可以贯通文义,“武𠄎时力”与“威仪是力”句式、句义均相近,但于句中稍显突兀,且无确凿的旁证,难以完全落实。第二种思路将“寺”看作地名,在整体语境中更有合理性,且有文献的旁证,不过郭沫若对“倭”、“力”的解释不够圆融。自“征秦连齐”以至“袭夺楚京”,若“武倭寺力”一语也是“军事动词+对象”的结构,则全句语义更为谨严。《左传》襄公十八年载齐晋之战“魏绛、栾盈以下军克郟”,杜预注云“平阴西有郟山”,郟山在平阴一带,在平阴东的五峰山仙人台则发现了郟国墓地。前文“入长城,先会于平阴”,军事行动具有紧密的递进性,“寺”涉郟也更为合理。从金文的辞例和用字习惯看:金文中的“武”多用作武功,“倭”为“致”之初文,金文中多用作“致”,读作“𠄎”则缺乏辞例支持;金文中国名或地名“郟”便写作“寺”。“致”可训至、及,另《诗·大雅·皇矣》“是致是附”朱熹《诗集传》谓“致其至也”,《淮南子·主术训》“何足以致之”高诱注云“犹胜也”。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均有不少从“至”声的字与从“执”声的字相通的例证,“倭”亦或可读作“𠄎”,训震慑、畏服,文献中多写作“执”。“武致郟”当就攻克郟地而言。“力”不好落实,金文中只出现寥寥数例。疑“力”属下读,作为副词修饰“袭”、“夺”,《汉书·南粤王传》“楼船力攻烧敌”颜师古注云“尽力也”。由于缺乏更直接的佐证,“武倭寺力”的释读目前难以落实,暂阙疑视之。

刘节认为“𠄎”是“𠄎”之繁文,训“迅速”,郭沫若读作“𠄎”,唐兰敏锐指出与“袭”有关,李家浩进一步强调“𠄎”属定母缉部,“袭”属邪母缉

部二字韵部相同,声母关系密切,可以相通^[9],此说今得《系年》的证实。《系年》简46云“秦之戍人使人归告曰‘我既得郑之门管也,来竄之。’”另简93~94云“栾盈竄絳而不果,奔入于曲沃。齐庄公涉河竄朝歌,以复平阴之师。”简文中的“竄”,均读作“袭”,可证唐兰、李家浩之说确无可易。“袭夺”一语,多见于史书。《史记·魏世家》云“秦将商君诈我将军公子卬而袭夺其军,破之。”《史记·淮阴侯列传》云“项羽已破,高祖袭夺齐王军。”均可参看。

二、属羌钟《系年》与三晋伐齐史事

属羌钟铭文所叙事件实际上是三晋伐齐的组成部分。据铭文,属羌称韩虔作“韩宗虔”,属羌当系韩氏家臣,郑韩故城即出土有属氏私家陶器。此次伐齐之战中,属羌的身份是副帅,其宗主韩虔是韩军统帅。包括韩军在内的三晋之师“征秦”、“连齐”,且“袭夺楚京”。《说文》谓“连”迫也。张亚初指出“连”是逼迫敌人使之降服,先言征后言连,意思是递进的,管大史申鼎“用征以连”就是讲通过征伐使之臣服^[10]。无论是“征”还是“连”,其对象更可能是具体的国家。“袭夺”的对象是“楚京”,应是具体地名,但又似与楚国有关。问题在于,三晋之师难以短期内在战线极为分散的情况下与秦、齐、楚三国作战,传世文献中又缺乏此期间三晋对楚、秦作战的记载,故学者转而将“秦”、“楚”定位为齐鲁之地。

关于“秦”地,一些学者径将其视作秦国,但吴其昌认为“此秦非陕西之秦,乃山东齐鲁之交之秦也”,赵平安进一步强调吴氏之说,指出山东枣庄东江小邾国墓地所出邾庆鼎铭文中“秦姪”之“秦”当即属羌钟所见“秦”,地在今范县一带^[11]。范县之“秦”位处通向齐长城西端的路上,就战争情势而言确有可能。但“征”、“连”连言,如果“秦”与“齐”同为国名无疑更为合理。何况无论是出土文献还是传世文献,除了“晋河东”、“南海”此类地名,“征”的对象基本为国名。“征”一般用作上讨下,但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之间也可用“征”,有学者认为属羌钟便是一个反映^[12]。董珊认为“征”训为“往”,即取道秦而迫

连齐国^[13],但似不合文献惯例。

“楚京”一地,亦有歧解。一些学者坚持认为与楚国有关,吴其昌、杨树达等认为楚京即楚之京都,吴闿生认为是楚国高原之地,李家浩则读作“楚荆”^[14]。赵平安在将《<属羌钟>铭及其长城考》编入论文集《金文释读与文明探索》时对该问题作了新的考虑,怀疑与清华简《楚居》所见“京宗”有关。此外,刘节引缪钺说,谓楚京即楚邱,《汉书·地理志》“山阳郡”下有“成武,有楚丘亭”。郭沫若认为楚、京系两地,楚为楚邱,京即景山。孙稚雏、董珊亦认为楚京在齐鲁之地。但楚邱之说与战争情势不甚相合^[15]。温廷敬早年则将“楚京”与《左传》襄公十八年的“京兹”相联系,杜预注云“京兹,在平阴东南”,《后汉书·郡国志》“济北国”下云“卢有平阴城,有防门,有光里,有景兹山”,但这一观点学者过去重视不足。襄公十八年所载齐晋之战(《系年》第十七章称作“平阴之师”)的主要进程为:齐侯御诸平阴→荀偃、士匄以中军克京兹→魏绛、栾盈以下军克郟。属羌钟铭文所见“连齐”之后的进程为:入长城→先会于平阴→武致郟(?)→袭夺楚京。钟铭的这一系列进程应有紧密的连续性,“楚京”很有可能邻近平阴。联系到一个半世纪前极为相似的“平阴之师”,钟铭所见“寺”与郟有关,“楚京”是京兹异称的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之所以存在军事行动上的相似性,在于古平阴(今济南长清一带)是进入齐国腹地的必经之路,它可以说是济水与泰沂山系之间仅有的通道,也是齐国重兵把守之地。平阴的防门(巨防)是与长城并称的屏障,晋国或三晋攻打齐国时必须通过平阴的关口,从《左传》诸书看最消耗兵力与时日的便是平阴一带。有学者基于这一相似性将属羌钟所叙事件与“平阴之师”混为一谈,并据此说明齐长城的始建年代^[16],但此说早已被学者否定。

王红亮则据《系年》第二十三章楚声桓王立四年“秦人败晋师于洛阴,以为楚援”的记述指出楚声桓王四年(前404年)秦人与晋人有战争,秦败晋于洛阴,并且秦出兵是为了援助楚国,属羌钟“秦”、“楚”实际上都是就楚国与秦国而言^[17]。其说极有见地,该则材料可以进一步佐证“征秦”之“秦”当为秦国,这与“征”的通常用

法亦不矛盾。但已有学者据《系年》调整了楚声王的在位年数,楚声王四年可能不在公元前404年。而且《系年》说的是秦人败晋师,与钟铭所叙恐非一事。所以第二十三章的记载并不能完全论定“征秦”之“秦”为秦国也不能将“楚京”落实到楚国。

此次战役亦见诸《水经·汶水注》所引古本《竹书纪年》:“烈公十二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或作“翟角”)伐齐,入长城。”所叙史事若合符节。此次伐齐,三晋联军挥师东进。韩方便是韩景子统帅,即钟铭所见主帅韩虔。与钟铭一样,《竹书纪年》也明言三晋之师“入长城”。理解了此次战役的具体背景,明乎伐齐的是三晋联军,便不难理解钟铭中“先会于平阴”之“先会”的涵义了,也便不难理解铭文中的“韩宗”即景侯韩虔、“晋公”即晋烈公、“天子”即周威烈王了。此外,《吕氏春秋·慎大览·下贤》云“文侯可谓好礼士矣。好礼士,故南胜荆于连堤,东胜齐于长城,虜齐侯,献诸天子,天子赏文侯以上卿。”这里的文侯指的是魏文侯,作者将“东胜齐于长城”等一系列事件全部归诸魏文侯。魏当时在三晋中实力最强,三晋联军也当以魏为大。只不过钟铭的立场在于韩,故不书魏、赵。

此次伐齐之战,《系年》第二十二章作如下记述:

楚声桓王即位,元年,晋公止会诸侯于任,宋悼公将会晋公,卒于夔。韩虔、赵籍、魏击率师与越公翳伐齐。齐与越成,以建阳、郟陵之田,且男女服。越公与齐侯贷、鲁侯衍盟于鲁稷门之外。越公入飨于鲁,鲁侯御,齐侯参乘以入。晋魏文侯斯从晋师,晋师大败齐师,齐师北,晋师逐之,入至泲水,齐人且有陈麀子牛之祸,齐与晋成,齐侯盟于晋军。晋三子之大夫入齐,盟陈和与陈湫于濇门之外,曰“毋修长城,毋伐廩丘。”

晋公献齐俘馘于周王,遂以齐侯贷、鲁侯显、宋公田、卫侯虔、郑伯貽朝周王于周。

《系年》第二十章记载了晋幽公立四年(前430)三晋之师攻破齐长城的句渎之门,越、宋则在襄平大败齐军。第二十二章记载晋烈公会盟

诸侯于任地,会师伐齐。其中宋悼公在前往任地参与会盟的路上逝世,故此次伐齐与前430年的那次战役不同,主要是三晋与越国的力量。三晋方面由韩虔、赵籍、魏击统帅,韩虔后为景侯,赵籍后为烈侯,魏击后为武侯。过去大家忽视了越国在伐齐之役中的地位,《系年》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信息^[18]。此时越国国君为越王翳,在此次伐齐过程中,齐国请成,越、齐、鲁会盟。另一方面,三晋之师大败齐军。简文强调魏文侯的地位,是与《下贤》的记载一致的。齐人因“陈麀子牛之祸”最终请成。陈麀子牛即《墨子·鲁问》之项子牛、《淮南子·人间训》之牛子,系齐将。《人间训》载“三国伐齐,围平陆”,平陆见诸《孟子·公孙丑下》,系齐国边境邑名,故城在今山东汶上县北。《人间训》载牛子用括子之谋,“出其君以为封疆者”,正是《系年》所记载的“齐与晋成,齐侯盟于晋军”。三晋的大夫与齐国会盟于齐之濇门,约定“毋修长城,毋伐廩丘”,禁止齐国继续修筑长城,并不准攻伐廩丘。继而晋烈公向周威烈王献齐俘馘,率领众诸侯朝拜周王——是为铸属羌钟的背景。此举的幕后策划者仍是三晋。翌年,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韩虔、赵籍以及魏击之父魏斯的诸侯地位在名分上得到认可,是为“三家分晋”事件。

前404年的这次伐齐之役,是一个转折点,它直接促成了“三家分晋”。廩丘之战、三晋伐齐、三家分晋,及不久后发生的“田氏代齐”,得以贯串无碍。这一系列事件,在属羌钟中有所反映,《系年》则为我们还原了更多细节。结合钟铭、《系年》以及相关传世文献,我们可以知道这次伐齐之战的大致过程:三晋之师挥师东进,攻入齐长城,叩关古平阴,可能兵临郟地,继而袭夺楚京;三晋之师一度围困平陆,并追逐齐师至泲水;齐国最终请成,而在此之前,齐国已向越国请成。这一系列过程,几乎是“平阴之师”的再现。但不同的是,此次三晋伐齐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深入齐国腹地。

三、属羌钟《系年》与齐长城

在清华简《系年》面世之前,出土文献中关

于齐长城的记载主要见诸鬲羌钟,此前便有学者指出鬲羌钟铭文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也是唯一的记载齐长城乃至长城历史的金文^[19]。商承祚最早识别出钟铭中的“长城”,刘节引述商氏之说,证明即齐长城。钟铭的“长”写作“𠄎”,从立从长,写法较为特殊。“入长城”的说法,与古本《竹书纪年》相同。

《系年》第二十一章云“楚人舍围而还,与晋师战于长城。”新蔡简甲三·36云“□大莫器阳为[战]于长城之[岁]。”新蔡简甲三·296云“□莫器阳为、晋师战于长□。”李学勤曾认为战于长城之岁是楚声王四年^[20],宋华强认为应在楚声王五年^[21]。据《系年》,可知战争发生在楚简王八年,即前424年。由于过去将“长城”误认为是齐长城,进而将该事件联系到鬲羌钟所载史事,故对其认识错误。今可知此处的“长城”是楚长城,与鬲羌钟及齐长城无涉。《系年》与新蔡简所见“长城”是先秦文献中明确将楚长城叫做“长城”的记载,具有特殊价值。

齐长城肇建年代,向有异辞。要言之,大抵有齐桓公时、齐威王时、齐宣王时、春秋时代(鲁襄公十八年之前)、春秋末年至战国初年诸说。此外,一些学者据鬲羌钟立论。钟铭起首云“唯廿又再祀。”关于其具体时间,前文已述,在前404年。由于钟铭明确出现“长城”一词,故论者据以立论。然而,一些论者轻信一些早期说法,如前550年之说,自然将齐长城肇建的年代提前。钟铭说明,至少在前404年,已经存在齐长城。由于鬲羌钟是可信的出土文字材料,故这一年可以作为判断齐长城营建的可靠下限。

尽管鬲羌钟为我们提供了齐长城营建的可靠下限,但其始建年代仍难以遽定。《系年》则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其第二十章云:

晋敬公立十又一年,赵桓子会[诸]侯之大夫,以与越令尹宋盟于郟,遂以伐齐,齐人焉始为长城于济,自南山属之北海。晋幽公立四年,赵狗率师与越公朱句伐齐,晋师闚长城句洩之门。越公、宋公败齐师于襄平。至今晋、越以为好。

简文记载晋敬公十一年即越王朱句八年亦即齐宣公十五年(前441年)上演了三晋与越国

联兵伐齐的事件。这一年,“齐人焉始为长城于济,自南山属之北海”。如此一来,齐长城的始建年代及走向似乎便很清晰了。笔者曾撰文指出,根据《系年》,齐长城的始建年代是在前441年左右,这是与考古学角度的观察相吻合的,也是合乎时代大势的;笔者进而否定整理者的注释,认为“北海”当是黄海,而“南山”则可能指涉泰山山脉,“长城”仍指自平阴延伸至琅邪的齐长城^[22]。孙敬明赞成笔者所持“北海”只是泛称的看法^[23]。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

整理者李守奎给出的注释指出:“(齐长城)最初当是在济水的防护堤坝基础上加固改建而成,其走向是东起平阴东部的山陵,沿济水东北行,经过济南,东北入渤海。南山,疑指平阴一带丘陵地带。北海,今之渤海。”^[24]李学勤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指出,《系年》所见这条齐长城与现存的齐长城不同,是另外一条^[25]。“齐长城资源调查”项目的负责人和参与者认为在春秋末期齐国为抵御三晋的侵扰,在南部山地长城之外又加筑了一道“济水岸防”^[26],但除了《系年》的材料,并无考古学材料的佐证。2013年11月30日,在齐河召开的“清华简《系年》篇所见齐长城学术座谈会”上,召集人燕生东指出齐国沿济水的长城建于春秋战国之际,防备的是三晋、越国;沿泰沂山地的长城可能叫巨防、天唐,修建的时间较晚,西段可能是齐威王修建的,防备的是魏国,东段也可能是齐宣王修建的,防御的是楚国;齐河古八景之一、位于老县城东南的“长岭”可能是古齐长城遗存^[27]。但燕先生告知,“长岭”目前尚未展开相关考古调查。

若从《系年》原文看,的确有可能存在一条绵亘济水沿岸的长城,“始为长城于济”强调了这条长城与济水的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也可能只是说明齐长城的起点在济水流域,现存齐长城西端便是在古济水畔;而“北海”一般认为是渤海,正与济水的走向相合,《系年》第十七章称晋师“驱车至于东海”,古书也每每称齐长城东到“东海”,从《系年》的内证看,“东海”才是黄海,“北海”当另有所指。如果按照燕生东的结论,的确可以弥合一些矛盾。譬如鬲羌钟铭文是先入长城后会平阴,平阴本该是齐长城的西端,铭文似乎暗示长城在平阴之外,《系年》所见齐长城上

的句读之门与泰沂山系的齐长城不甚相合,再如《史记》有赵国占领齐长城 20 多年的记载,这些现象倒是可以用济水长城来解释的。如果不存在济水长城,除非长清孝里并非主流意见所认为的齐长城西部起点,且齐长城向西仍有所延伸,否则难以澄清这些矛盾。

当然,还有几个问题不能回避:其一,传统文献众口一词将齐长城看作是平阴绵延至琅邪的军事设施,如果存在济水长城,文献缺乏记录是比较反常的现象;其二,目前泰沂山系的齐长城已有充分的实物遗迹支撑,而所谓的另一条齐长城,则仍缺乏考古学的佐证,这也是今后需要着重调查研究的方向;其三,如果存在济水长城,那么长城与防护堤坝的关系需要重新考量;其四,古人认为河水、济水是齐国的西面屏障,“足以为限”(《战国策·秦策一》),并与长城、巨防相对言,是否有必要再筑一道沿济水的齐长城是需要考虑的;其五,《系年》揭示了越国伐齐与齐长城修筑的时间相关性,当时越国的势力已经扩张至泰沂山系以南,于此之际在泰沂山系修筑齐长城针对性更强,何况无论是三晋还是越国,其用兵方向多在齐国西南方及南方,似乎对济水沿线兴趣并不大;其六,如果存在两条齐长城,那么《系年》的记载便不能直接看作齐长城始建的证据,因为两条齐长城的年代关系需要进一步考察,文献中有不同时期修筑齐长城的记载,其相互关系及具体用途也需要进一步区分。我们期待更深入的研究和更多新材料的出现。

[1]孙稚维.属羌钟铭文汇释[C]//古文字研究(第19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102-114.
 [2]董珊.读清华简《系年》[EB/OL].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gwz.fudan.edu.cn/Show.asp?Src_ID=1752,2011-12-26.
 [3]清华大学出土文献读书会.《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研读札记(二)[EB/OL].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gwz.fudan.edu.cn/Show.asp?Src_ID=1760,2011-12-31.

[4]李锐.由清华简《系年》谈战国初楚史年代的问题[J].史学史研究,2013(2).
 [5]同[2].
 [6]张儒,刘毓庆.汉字通用声素研究[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632.
 [7]赵平安.《属羌钟》铭及其长城考[C]//中国(香港)长城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长城文化出版公司,2002.
 [8]李家浩.攻敌王光剑铭文考释[J].文物,1990(2).
 [9]李家浩.释上博战国竹简《缁衣》中的“兹臣”合文——兼释兆域图“兹”和属羌钟“富”等字[C]//康乐集——曾宪通教授七十寿庆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24.
 [10]张亚初.古文字源流疏证释例[C]//古文字研究(第21辑).北京:中华书局,2001:378.
 [11]赵平安.山东秦国考[C]//华学(第7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117-119.
 [12]商艳涛.金文中的“征”与“伐”[J].殷都学刊,2013(1).
 [13]同[2].
 [14]同[9]:25.
 [15]李学勤.论葛陵楚简的年代[J].文物,2004(7).
 [16]王永波,王云鹏.齐长城的人字形布局与建制年代[J].管子学刊,2013(2).
 [17]王红亮.清华简《系年》中的属羌钟相关史实发覆[J].古代文明,2013(3).
 [18]叶岗,陈民镇,王海雷.越文化发展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5:159.
 [19]刘翔,刘蜀永.属羌钟铭——我国目前最早和唯一记载长城历史的金文[J].考古与文物,1982(2).
 [20]同[15].
 [21]宋华强.平夜君成的世系及新蔡简年代下限的考订[C]//简帛(第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79.
 [22]陈民镇.齐长城新研——从清华简《系年》看齐长城的若干问题[J].中国史研究,2013(3).
 [23]孙敬明.清华简及齐史札记[C]//清华简与儒家经典专题国际学术研讨会.烟台:烟台大学,2014.
 [24]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M].北京:中西书局,2011:188.
 [25]卢昱,李学勤.秦文化具有东方色彩[N].大众日报,2014-1-17(17).
 [26]同[16].
 [27]赵晓林.济水长城:山东地区最古老长城[N].济南日报,2013-12-9(C01).

(责任编辑 王辉)